

晉書



晉書載紀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及
首衣皮殮羶飲渾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
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
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寤以荒服同乎禽
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
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既伏境
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
紀地脉苞玄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

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侯望始寬
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徒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
運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
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為魏處戎夷繡居都
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
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
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
隴山覆沒兩京萊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
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
我艱虞分鑿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大凡

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
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
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并閔據鄴稱魏後一年
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
健後一年也雋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
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
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
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
髮烏孤據廡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
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

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
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
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
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椎圖
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
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

載記第一

晉書百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漢 劉元海

劉和 劉宣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
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
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
于子右奧鞮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
稷今離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羗
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羗渠為國人
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

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第呼厨泉立以
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
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
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
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
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
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鬣躍鱗而至祭
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
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
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

徵也吾昔從邯鄲張罔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
孫三世必大昌仿佛相符矣自是十二月而生元海
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齟齬英慧七歲遭母憂擗
踴號咷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
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
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
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
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終灌無文道由
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
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

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曠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侍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秦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由余日磳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鑿實如聖貞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

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璉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

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
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
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
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歔縱酒長嘯聲調亮
然坐者為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北聞而馳遣視
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
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
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
殺人待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
元海代為左部師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

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僞傑無不至者幽冀名
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元海
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
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
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
都督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
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
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
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
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

國子監刊
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
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
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
也穎為皇太弟以元海為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
次于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
敗績穎以元海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
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
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
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
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

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
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勲
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為殿下沒命投
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踈屬豈能與
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後至
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
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
鎮之當為殿下以二部擢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
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為北單于叅丞相軍
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

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
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
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
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
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
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施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
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
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與我
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為援奈何距之
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

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
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
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
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
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
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
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
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
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為壇
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

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雋人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人州群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

國昭烈播越岷蜀興否終有恭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為群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顧茲尪閻戰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群議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劉宏為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

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飢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顛守偏方王威未震誠

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啟鴻基尅殄疆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元海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

郡公宗室以親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勲謀爲
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陛
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
宮之眷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剋洛陽蒲子崎嶇非
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
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
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
以爲已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子裕爲齊王隆爲
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弥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
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

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
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
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
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弥
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
卒繼之敗王師于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
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迴
軍而南壁於落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弥屯
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
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叅軍孫詢將軍丘光樓哀

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弥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為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傳詢召聰等還師王弥出自轅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弥戰于新汲弥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為太傅劉聰為大司徒劉延年為大司空劉洋為大司馬赦其境內立其妻單氏為皇后子和為皇太子封子又為北海王元海

寢疾將為顧託之計以歡樂為太宰洋為太傅延年為太保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為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求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偽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劉和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為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偽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焯不叅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

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
便為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為之所
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
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
且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
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為志且塞耳勿聽此
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
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
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
蔑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景攸聰攸率劉安

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
武衛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
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
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
及隆聰攻西明門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
和于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劉宣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絜師事樂安孫炎沉
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嘆之曰宣若
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

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誅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勲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載記第一

晉書百二

載記第二

晉書百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劉聰 子粲

陳元達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

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熙辟爲主簿舉良將入爲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顥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卽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旣殺其兄和羣臣勸卽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詐之曰乂及群公正以四海未

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求嘉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其子粲爲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弥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穎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爲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爲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爲大司空僞

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烝焉單即又之母也又屢以
為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又之寵
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為皇太
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
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弥劉曜
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
敗死者三萬餘人弥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
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
懷帝遣河南尹劉默罪之王師敗于社門晏以外繼
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大

時帝將濟河東遁其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
故壘王弥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飢甚人
皆相食百官令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弥晏入于南
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
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
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
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
安平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禧于長安聚曜率大
衆繼之染敗王即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
邽禧乃降染染還漢於聚聚害禧及其子亮陽王黎

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恭兼散騎常侍社魯幸詣
及北宮純等于平陽聰以榮之害模也大怒榮曰臣
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
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
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天天道至神理無不報著
劉曜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
山王鎮長安王弥為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
弥於巴吾而并其衆表弥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
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弥部衆
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羌皆送

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
軍麴允頻陽令沮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
于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為平南將軍率衆五萬攻
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
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
銳卒與諸軍戰于黃立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泉
社人王充紀特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
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為皇太
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
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回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延年太傅劉景昇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雖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一限於後宮聰掃後出外事皆中黃門

紘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譙謂帝曰卿為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柸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軋受歷故為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

五
五
陸下何由得之也至日多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
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為會
稽國夫人遣其鎮北斬冲寇太原平北上瑒率衆繼
之冲攻太原不剋而歸罪於瑒斬之聰聞之大怒
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
衍持節斬冲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
作大匠望都公斬陵坐温明微光二殿不成皆斬于
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墓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
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
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

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
垂成墮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
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
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
夫敵耳願陛下改往脩來則億地幸甚聰大怒命斬
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
怒過差三日不食弟又子粲並與攬切諫聰怒曰吾
豈禁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
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帝
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

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真可謂
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
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
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脩臣等竊所未解臣等
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麴特等圍
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
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二渚使其右將軍劉粲攻郭默
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
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首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
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五品亦有以亮之但晉主

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度劉南鄙沮乳邊萌此其罪
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勲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闈卿
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
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
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聰遣劉粲劉曜
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喬敗績
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
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
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爲
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

晉書卷二
七
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
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
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
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
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常
思効命令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
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
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
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
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

燕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
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
遂鳩帝而誅珉儁復以愍帝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
鷄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
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
者使爲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
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絕其祚乃
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
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

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縠重逆群臣之請故建南北宮
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群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
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巴來外殄
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
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爲之父母固若是
乎伏聞詔旨將營鷄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
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
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
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爲不
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

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
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
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爲萬
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
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
群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
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
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
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
元達先鑱腰而入及至即以鑱繞樹左右曳之不能

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道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愍帝即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

營殺掠千餘人且退屯逍遙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

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
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
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
公祿綬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
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
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
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
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
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
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六將軍錄尚
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都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
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顓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
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滌次新
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滌滌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
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逼僭王畿雄劣不同
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
獸猶鬪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
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
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
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

臨刑謂滌曰將軍復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
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
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
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
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
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踊
淅不容尺鯉滌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
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
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
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具丘王翼光守之

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
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滌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
弩而死聰以絜爲相國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
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
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太赦境內
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
寸劉又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
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
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
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

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蔽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又弗從乃止唵如中護軍靳準弟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日月光小日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

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又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還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宮禁又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封喪葬晉王榮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官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巽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巽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巽之懷二也請討之取又憚勒之奔齊乃襄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

泉鳩羅進攻李矩于榮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皇
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斬氏為
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為右皇
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
元達為左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
太尉范隆大司馬劉昺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三鑒
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為御史大夫
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頓為王師所敗曜曰彼復強
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
右司隸李乃止其上皇后斬氏有淫穢之行陳

奏之聰廢斯斬慙志自殺斬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
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
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
也公宜以長安為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
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
地震兩血于東宮屠表項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
麴允饑甚去黃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
高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
應曜羅進據黃臯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
常侍三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倚中黃門陵脩等

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沉
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
舊功臣而弗見叙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
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
奢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
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
貪殘賊害良善新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琦有憾
於劉父謂劉榮曰太弟在天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
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
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

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
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
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
大將軍為皇太子父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
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
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
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
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
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
為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

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異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即荅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薦於骨肉恐言成誑僞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人孺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

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
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主上愛
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
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
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
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
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
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
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
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久全是

遷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
除授王沉郭荷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
宮人燕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慕容
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
下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群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
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柰何一
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
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
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
婦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恩迴雷霆之

其直欲誅之耳不露其姓名何以示四海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侍中欲距詔乎恥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劉暉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蠱蟻王化之蠱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群阉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誦陛下

仗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等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宮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況等皆刀鋸之餘肯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茲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責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比皆覆車於前殿鑿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

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
忠臣得達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言未殫
已而未有金石勒著有跨趙魏之志曹疑密有三全齊
之心而後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
息復誅至成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言之疾後雖
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聽以表
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
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灑掃
宮闈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願收
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

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
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爲列侯太宰
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
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
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飢甚人相
食噉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
與劉曜戰于碯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飢
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
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
潛結曹疑規爲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即張氏

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飢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飢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誠懼之心讌群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又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輿視衙壁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使彙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

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畧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機上俄而蘇使左右機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

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虵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鳩視趙魏曹叡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其蜀之不能北侵

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疑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乖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為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裹甲以備之。乂以為信然，令命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曰：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

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沉、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為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閹豎所怨也。廢乂為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平陽異雍尤甚。靳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災異，門閣宮殿蕩然立。粲為皇太子，大赦殊死已

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與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罷粲具丘王翬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目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罷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稚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勳爲大
司徒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
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
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
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
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
故周文造周妣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
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
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
亂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

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
以婢主之何異象擗玉簪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
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小子
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
於是收鑒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
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
乎乃公何與汝事鑒頓首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
坐汝鼠輩與斬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
下懿之曰斬準梟聲鏡形必爲國患汝既令夫人亦
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

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請疾憊頓恠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劉曜為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為太宰劉驥為大司馬劉顛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偽謚曰昭武皇廟號烈宗亦曰昭武

粲字士光少而雋傑才兼文武自為宰相威福任情踈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飢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偽位尊聰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

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斬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斬承間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顥大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劉勣等大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暹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斬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斬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主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斬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

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
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
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徃劉公相屈君
蔑而不顧今稱彌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
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
然徃日所以不徃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
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
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
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
惟性之有分盈分者巔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

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
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
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蹇屢進讜言
退而創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
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
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
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
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
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
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群臣

知兔及其死也人盡寃之

載紀卷第一

晉書百三

載紀卷第三

晉書百三

劉曜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上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群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

之于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名曰神劍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為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漸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

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為犄角之勢漸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群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難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

晉書卷三
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
沉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
令靳明爲盟主遣下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悅
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
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於曜曜使劉雅
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
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
平陽還葬粟邑墓踰陽陵偽謚宣明皇太后僭尊高
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帝
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

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于襲爲長
樂王闡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微
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
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海
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
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
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顛爲新
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
氏羌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
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

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微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謀者適還去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来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與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氏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人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西明明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腳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西酋徐庫彭躍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

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躍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六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湏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遂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陷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

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象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

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眾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疆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繫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眾

厚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眾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為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群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泣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勳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列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

識朕於童齒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歲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飢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其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在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習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二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

儒明經薦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
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為
崇文祭酒以遊子遠為大司徒曜命起豐明觀立西
宮建陵霄臺於高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
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軌
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
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
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
營豐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
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

起陵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
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興之日而蹤亡
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過
賞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
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廓黃金飾之恐此功
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
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皇下銅
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閻土之所終也
如此向魑石椁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儻葬識者
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

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
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
興亡奢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
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
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
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闇眇當今
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尊
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
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
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
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艷水囿以與貧戶終南
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
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罅酉小衰困蹶喪
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爲勒滅
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
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
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
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
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
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

國子監刊
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
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
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
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
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
趙也罅者歲之次名作罅也言歲馭作罅酉之年當
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
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剝謂赤奮
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
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陞

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多傷以谷之
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號
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詩曜撫然改容
御史劾均狂言鼓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
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中忠惠多
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眾來距
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
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龍西太守梁勛等
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
及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

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土
獷為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
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為使特郎侍中假黃鉞都督
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
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
王子弟為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
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為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
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
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
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成孤當與足下

終定大業寔此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
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
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
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為參軍
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
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
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所城拔之西州氏
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
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
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

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幸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樞賢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為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偽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異，乃聽

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塋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稱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可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

為山增土為阜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
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
而徒喪國之備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
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
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
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
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
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來垣
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
爵一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冬有差太寧元年

陳安攻曜征西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
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
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反
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
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
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武
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
霖震籬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
步躍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太
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置

其大司馬劉雅為太宰加劔履王殿入朝不趨讚拜
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劔六士人前
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于隴城安頻出挑
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尅之
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
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
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
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
先立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
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
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
帶韃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
與安持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
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
知所在會連雨益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
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
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
愛養將士同心所驅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
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矢
蛇矛棄我驄驄窟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

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諸降
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户于長安氏羌悉平
並送質在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
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
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
比茂臨河諸戎皆望風奔退揚聲歎曰遠使濟驛日吾軍
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遠濟驛曰吾軍
旌雖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
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歸

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
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
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
一千五百疋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
銀七百斤女妓二千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
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松署茂使持節假黃
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
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
氏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
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既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

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
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
史鎮仇池以劉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
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
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
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
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
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
當應為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
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

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勳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大
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奈
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
吾不過為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
封儉為臨海王立胤為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蹟殊
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
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之
焉曜於是顧謂群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
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難乎為
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

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未傳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下若以為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沖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為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

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三宮禁衛諸軍事
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
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
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
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
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
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
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
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揚難敵自漢中
還襲仇池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

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
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
忠吾獨不可乎崧勵色大言曰若賊氏奴才安敢欲
希覬非分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何不速殺我
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曜遣
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
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嶠澗而
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
圍石生于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人自成臯關岳
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

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遇絕內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念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氏羌三千餘人，送于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天變不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同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歎歎，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胤爲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桀爲之。曜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幽赦長安，殊死。以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安叔

嘉靖戊午年

父祖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
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
死。偽諡獻烈皇后。以劉昶為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
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為慈鄉君。立劉
皚女芳為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置驃騎劉述為
大司徒。劉昶為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為
親御，即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
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鳩而殺之。咸和
三年夜，夢二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
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異，以為吉祥。

惟太史令任義進曰：王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宸位，
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唇卅不言事之
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
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
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
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
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
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
劉朗率騎二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戶
而歸。張駿聞曜軍為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

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閔及枹罕護軍辛晏
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
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
呼延那雞率親御卽三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
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遣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
閔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
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
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
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民羌之衆屯于秦州曜
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

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
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濟自太
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竭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
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
樹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
濟始議增榮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
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
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
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
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

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關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叅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

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省至今而我殺石生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

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
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
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
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
距胤戰於義渠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
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僞太
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軍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
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
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
各五千餘人于洛陽胤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
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二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
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
忘仁義者也殺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境我
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
生於關洛至於筭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
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
才不居痛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
肅一旦推椎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
興王之畧骨都論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

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為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
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弥
效款終為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
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
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既摠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
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為
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人方轡並后載
馳闐豎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
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
忠真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

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
厖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
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
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既隕呼以絕言而輕呂旁揮
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
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
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
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
為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
自古篡奪於斯為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

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
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剪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
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塹，偃和苞獻，
直艷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
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
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
甚也。贊曰：推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罕嗣，冒頓
爭雄，胡旌颺，月朔馬騰，風埃塵淮，浦虓呼河，管木央
朝寂，譏門日空，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晉載紀卷之第三

晉書百三

